

加伊恩·里德——著

王真——译

我想

I ' M
T H I N K I N G

Iain Reid

O F
E N D I N G

T H I N G S

结束这一切

出版公司
Publishing Co., Ltd.

我想

结束这

一切



MY K I N E

W I T H

A F

E N D I N G

T H I N G S

我想

Iain Reid

结束这一切

I

M

T H I N K I N G

O

F

E N D I N G

T H I N G S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[加] 伊恩·里德——著 千耳——译

我想结束这一切

[加] 伊恩·里德 著
千耳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想结束这一切 / (加) 伊恩·里德著; 千耳译.
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7.10
ISBN 978-7-5502-9755-5

I. ①我… II. ①伊… ②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加
拿大—现代 IV. ① 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68568号

I' M THINKING OF ENDING THINGS

By Iain Reid

Copyright © 2016 Iain Reid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ransatlantic
Literary Agency Inc.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
International Limited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© 2017 by United Sky
(Beijing) New Media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-2017-5187 号

选题策划 联合天际
责任编辑 徐 鹏 崔保华
特约编辑 刘 默 黄丽晓
装帧设计 @broussaille 私制
美术编辑 晓 园

未
UnRead
—
文艺家

出 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
发 行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
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字 数 118 千字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6.5 印张
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I S B N 978-7-5502-9755-5
定 价 49.80 元



关注未读好书



未读 CLUB
会员服务平台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 (010) 5243 5752 (010) 6424 3832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
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献给唐·里德

我想结束这一切。

这个想法出现后，它就扎根了。它扎入脑海，徘徊不去，主宰了我整个思维。我对此无计可施，真的，它不肯放过我。无论我吃饭、睡觉，还是做梦、醒来，它都一直紧紧地攥住我，一直。

这个想法才刚出现，但又长久得仿佛一直在我的脑海中。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呢？是否我还没意识到，它就已经在我心里生了根、发了芽？我从未将这个想法说出口，它有可能来自别人吗？

也许，只有我是心知肚明的，它大概会惯性地持续下去。

杰克曾说过：“思维往往比行为更真实、更现实。你可以说给别人听，做给别人看，却无法伪装自己的所思所想。”

人无法伪装自己的所思所想，这正是我目前所想的。

这令我焦虑。是的，或许我早就知道这一切为什么会走向结束，或许开头就已注定了结局。

.

马路上空空如也，四周一片安静。空旷，超乎想象地空旷。沿途景物不断，只是没有那么多的人，没有那么多房子。只有天空、树木、田野、篱笆，还有这条路，以及砾石的路肩。

“想不想停车来杯咖啡？”

“不用了。”我说。

“过了这里之后都是农田，没有商店了。”

这是我第一次拜访杰克的父母。或许将来他的父母也会成为我的父母。杰克，我的男友，他担任这个身份的时间还不长。这是我们的初次旅行，也是我们第一次长途自驾旅行，我却吊诡地满怀忧愁——无论是对我们的关系，还是对他的存在。我本该是兴奋的，满怀期待的，实际却没有，一点儿都没有。

“咖啡和点心都不用，”我又重复了一遍，“我想留着肚子吃晚饭。”

“我觉得今晚的菜不会很丰盛，近来，我妈妈一直很疲惫。”

“你觉得她不在意我的拜访？是这个意思吗？”

“不不，她会很高兴的，她的确很高兴。我的家人都非常想见你。”

“说真的，这附近谷仓真多。”

这一路上见到的乡野风光比我这些年见过的都多。它们大同小异，几头牛，几匹马，还有羊群、田野、谷仓，以及一大片天空。

“这里的高速公路上没有灯。”

“车太少，不需要那些灯，”他说，“我想你已经注意到了。”

“晚上会更黑吧。”

“确实。”

杰克总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我们认识了……一个

月？六周？也许是七周？我应该记得很准确的，我想应该是七周。我能真实地感受到我们之间的联结，一种少有的紧密依附。我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。

我蜷起左腿垫在身下，随后转向杰克：“你对你父母说起过我的事吗？”

“对我父母？说了很多。”他边说边瞄了我一眼。我很喜欢这个眼神，就笑了起来。这样的他让我着迷。

“你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我说我遇到一个美丽的女孩，她总是喝很多杜松子酒。”

“我父母还不知道你。”我说。

他以为我在开玩笑，但我没有。他们不知道他的存在，我不仅没有告诉他们杰克这个名字，我甚至没有告诉他们我遇见了这个人，他们对此事一无所知。我觉得应该告诉他们点什么，我有过很多次机会，但始终没能说出口。

杰克像是打算说些什么，不过最后改了主意。他伸手拧开收音机，把音量调得很低。我们之前搜索过几次，只能搜到一个乡村音乐电台，专放老歌。他跟着曲子一边点着头一边轻哼起来。

“我之前没听你哼过歌，”我说道，“很好听。”

我想我父母永远也不会知道杰克这个人，无论现在还是将来。我们正奔驰在空旷无人的高速公路上，向着他父母的农场驶去。在这个当口，这个念头让我难受。我觉得自己很自私，

很以自我为中心。我应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杰克，可我说不出口。但只要还有这样的思绪，我就无法回到过去。

我的心意基本已定，我很确定自己想结束这段关系。这也让见他父母的压力离我远去，我对他们的样子满怀好奇，但同时又心生愧疚。毫无疑问，他认为我造访他家农场代表了一种承诺，将增进我们的关系。

他就坐在这儿，坐在我旁边。他正在想什么？他还一无所知，我的决定会令他难受，我不想伤害他。

“你怎么知道这首歌的？我们之前听过？也许听过两次？”

“这是经典乡村乐，我是在农场长大的，不知不觉就知道了。”

他不确定我们是不是一起听这首歌听过两次。什么电台会在一个小时内将同一首歌播放两次呢？我平时不怎么听广播，或许它们真的放了两次，这种事也可能很常见，我不知道，感觉这些老派乡村歌曲对我来说都是差不多的调调。

为什么我一点儿都想不起上一次开车旅行的情形呢？我甚至说不出是在什么时候。我看着窗外，但并没有真正在看，只是坐在那里打发时间，窗外景物掠过得太快。

这很糟糕。杰克曾对我提起这里的风景，这里是他的挚爱。他说出门在外总是很想念这些景色，尤其是田野和天空。窗外风景确实美丽、静谧，然而，坐在行进的车中我实在欣赏不了。

我尽可能地去领会。

我们驶过一座废弃的农庄，农舍地基残留。杰克说十年前一把火烧光了这里的一切。我看见农舍后方有幢破破烂烂的谷仓，前院还有一架秋千。不过秋千看起来很新，并没有因为日晒雨淋而变得锈迹斑斑。

“那个新秋千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就在那座烧掉的农庄前。那儿没人住。”

“如果觉得冷就告诉我。你冷吗？”

“我挺好。”我说。

窗玻璃很凉，我的头正抵在上面。我能感觉到经由玻璃传导而来的引擎的每一次震动，行驶中的每一下颠簸，像是力道温柔的大脑按摩，很催眠。

我没有告诉他，我尽量让自己不去想那些电话。我一点儿都不愿去想那个打电话的人或是他的语音信息，至少今晚不想。我也不打算告诉杰克我一直避免从玻璃窗上看见自己的样子，今天我都不想看镜子。就像我遇见杰克的那天一样，我把这些事都埋在心里。

.

那是学校酒吧的一个竞猜夜，我们相遇了。我不常去学校

的酒吧，我不再是学生了，在那里会让我觉得自己很老。我也从来不在里面吃饭，酒桶龙头流出的啤酒有股尘土的味道。

那天晚上我没打算要遇到谁。我和朋友坐在一起，我们也不怎么关心竞猜。我们喝着酒，聊着天。

我想，朋友可能觉得我应该在那里邂逅一个男生，所以她让我们遇上了。虽然她没这样说，我确信她是这么想的。杰克和他的朋友就坐在我们隔壁桌。

我对竞猜向来没什么兴趣。它不是不好玩，只是不对我的胃口。我更愿意找个氛围不那么紧张的地方或是待在家里。家里的啤酒从来不会有尘土味。

杰克那支竞猜队的队名是“勃列日涅夫的眉毛”。“谁是勃列日涅夫？”我问他。周围很吵，为了盖过音乐声我们几乎只能喊着说话。我们就这样喊了几分钟话。

“他曾是苏联的一个工程师，在冶金厂工作过，时处苏联经济停滞期。这个人的眉毛又浓又粗，活像条毛毛虫。”

我们就说了这些，关于杰克的队名。队名显然是想搞笑的，但也暗示他了解苏联共产党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事儿让我突然兴奋起来。

起队名一般都是这种思路，或者就走赤裸裸的性暗示路线，比如有个队名叫“我裤子都脱了”。

我告诉杰克我不喜欢竞猜，尤其在这样的环境里。他说：“竞

猜活动确实难以叫人喜欢，将竞争怪异地混杂在一起，又毫不在于过程。”

杰克的外貌并不出众，他的帅气更多地来自于他的不同寻常。他不是那晚我第一个注意到的男生，但他是最有趣的那个。仅有外貌的男人很难引起我的兴趣。他看起来和其他人有些格格不入，可能是被拉过来的，可能队伍需要他来答题。我迅速地被他吸引。

杰克高而瘦削，颧骨凸出，还有些憔悴。我第一眼看见他就喜欢上了他的骨感。他的唇色暗沉，看起来有些营养不良，不过唇瓣丰厚，肉感十足，尤其是下唇。他的头发又短又乱，层次错落，两边长短不一，就好像留着两种发型。他的头发虽然不脏不腻，但也不像是刚洗过的样子。

他胡子刮得很干净，戴一副银边细框眼镜，他总是无意识地调整右镜脚，有时会用食指推推从鼻梁上滑落的镜架。我注意到他有一个习惯动作：如果专注于某事，他会闻自己的手背，或只是把手背放在鼻子下面。现在他也常这么做。我记得，他穿的T恤衫应该是淡灰色的，或者跟牛仔裤一样是蓝色的，T恤衫看起来洗过很多次。他一直在眨眼睛，我得说他很害羞。他对我笑了一次，不过也就这么多了。如果我把主动权留给他，我们压根儿不会有机会认识。

我确定他一句话都不会说，所以我先开了口。

“你们干得很不错。”这是我找的第一个话题。

他举起啤酒杯说道：“我们很厉害。”

得手了。我打破了沉默，接着我们聊了不少。之后，他随口说了一句：“我是个纵横字谜爱好者。”我含混地回了一声，可能是“嗯”或“不错”。我听不太明白那个词。

杰克说他本来想起的队名是“Ipseity”，我也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，我第一反应是不懂装懂。尽管他又拘谨又沉默，但我想说他简直帅呆了。他一点儿都不主动，他完全没想挑逗我，没用那些低俗的手段拉近距离，他只是在享受聊天。我有种感觉，他极少约会。

“我不太懂这个词，”我说，“还有之前那个词。”我想，他应该会像其他男人那样乐于解惑。比起我知道这两个词，他应该更喜欢我的不懂。

“‘Ipseity’是‘自我’或‘个人’的另一种更本源的说法。源于拉丁语中的‘ipse’，意思是‘自己’。”

我明白这段话听起来太学究太卖弄，让人生厌，不过相信我，我没有这种感觉，完全没有。杰克始终彬彬有礼，诚恳而温和。

“我觉得这是个好队名，虽然周围有很多队伍，但我们是与众不同的。因为我们的队名只有一个词，而且它还衍生出‘唯一’这个含义。抱歉，我不知道这是否有意义，一定很无

聊吧。”

我们同时大笑起来，那个瞬间我以为整个酒吧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。我喝了点儿啤酒。杰克很风趣，至少可以说，他有幽默感，但我还是认为他能比我更风趣。我遇到的大多数男人都不能。

那天最后，他说道：“大众并不风趣，不是真的风趣。风趣是很稀有的特质。”他好像知道我之前在想什么似的，说了这么一句。

“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。”我回答。我喜欢听人用这样的陈述句说“大众”这个词，在他拘谨的外表下隐藏着强大的自信。

当我得知他和他的队友准备离开时，我很想问他要电话号码，或是把我的给他。我不顾一切地想这么做，但却不能。我不希望让他产生不得不打电话给我的感觉，我希望他能发自内心地打，顺理成章，我确实是这么想的。不过这样的话，我只能寄希望于在附近遇上他的那种可能性。这里是大学城，不是大城市。我已成功打入了他的内心，照现在的发展，我不该只是坐等机会。

他一定是在道晚安的时候偷偷往我的包里塞了纸条，我到家后才发现。它上面这样写道：

如果能拿到你的电话号码，我们就可以继续聊天了，我会告诉你很多有趣的事。

他在纸条背面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。

上床睡觉前，我了解了下纵横字谜。我大笑起来，并对他产生了信任。

——我还是不理解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？

——我们全都震惊了。

——这周围从没发生过这么恐怖的事。

——真的，从没发生过这种事。

——我在这儿工作了这么多年，从没见过这种事。

——我想也不可能有。

——我昨晚压根儿睡不着，一小会儿都不行。

——我也是。浑身不舒服，吃也吃不下。我把事情告诉我老婆的时候，你真该看看她的反应，我觉得她要病倒了。

——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？你连想都不愿想，你根本做不到的。

——这事太可怕了，搞得人心惶惶。

——你认识他吗？你们走得近不……

——不不，我们没什么关系。我觉得谁和他关系都不近，他不合群，天生就这样。喜欢一个人待着，很漠然。

是有些人更了解他一点儿，不过……你看。

——太疯狂了，一点儿都不真实。

——糟透了，不过不幸的是这事真的发生了。

“路况怎么样？”

“还行，”他说，“有点儿滑。”

“很庆幸没下雪。”

“希望不会下。”

“外面看起来很冷。”

单独来看，我们俩都不引人注目，这很显然。但当我们走在一起时，杰克的高瘦搭配我的矮小，就很奇特了。我独自身处人群中时，只会感到压抑，时常被人忽略。如果不考虑身高的话，杰克也很容易融入人群，但当我们走在一起，我注意到人人都会看我们，不是看他，也不是看我，而是看“我们”。作为个体，我只是个背景路人，他也是。但作为一对，我们很醒目。

从酒吧认识起的六天内，我们一起吃了三顿饭，散了两次步，喝了咖啡，看了电影。我们不停地说话，然后发生了亲密关系。有两次杰克在看到我的身体后告诉我，我让他想起了年